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史·政書·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卷四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總論諸卿

太常卿丞奉禮郎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 廩犧 汾祠 太公廟等署

光祿卿丞良醞署主簿 掌醢署 太官署 珍羞署

衛尉卿丞守宮署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宗正卿丞諸陵署主簿 太廟署 崇玄署

太僕卿丞典牧署主簿 車府署 乘黃署 諸牧監 典廐署

大理卿正司直丞評事監 獄丞

諸卿附少卿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三

禮三言二
沿革三

郊天下

大雩

郊天下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壇

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城城各高八尺一寸下
城廣二十丈再城廣十五丈三城廣十丈四城廣五

丈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外官及衆星皆

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
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

座在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壇之外
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上帝及配帝用

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

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元帝

配牲用蒼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

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

亦然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邊豆各四簋

每籩豆簋各一勾芒以下五星三辰七宿牲用少牢

悉載自梁陳以後及于國朝多相因襲以此不可盡

音登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

德制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

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圓丘祀昊天上帝南

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

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

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為圓丘所祭昊天上帝

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

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

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昊

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以蒼昊為體不入

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

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園丘圖昊天

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

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

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之

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

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

通典卷四十三
五星所奉以具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別無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旣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

星官又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於南郊廢鄭玄六天之義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醴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燔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感是以三禮義宗等竝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脅之九介太宰今奉牲脅太祝今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卽晉代故事亦無祭

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
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禮闕降神又燔柴正
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駐犢之
屬祝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有珪瓚是以
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
新禮引同蒼璧不顧珪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
因襲典從之乾封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
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
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
感帝以代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
高祖配者又高祖依新禮配園丘昊天上帝更配感

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嘗而郊稷今若禘郊一祖同配
恐無所據從之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
政乖禮樂淪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
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或
分感帝於五行其後迺相祖述禮儀紛雜自今以後
祭園丘等祀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配武太
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奏園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
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云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
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
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

通典卷四十三
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皇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

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請配園丘方澤太宗請配

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
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
頃范履永等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
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
稽古之祠殊失因心之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
兼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差豈祠配
之有別請奉高宗歷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
祖俱配永昌元年九月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
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
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
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武后革命稱周號天

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追尊周文王
為始祖后父李應公為無上孝明高祖帝以二祖同
配長安二年九月勅祠明堂園景龍三年親祠南郊
丘神座並令著床便為恒式

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

焉國子祭酒祝欽明詣悅中宮遂與司業郭山憚上
言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

司服職凡祭祀供王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必夫

婦親之據此則知皇后助祠天神地祇明矣太常博

士唐紹等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

執是祭宗廟非祭天地按歷代郊祀並無皇后助祭

高祖太宗高宗皆南郊亦無此禮左僕以韋巨源為

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遂行焉

終大欽明又請奏以安樂公主為終獻遂改南郊儀
終禱注唐紹將欽緒固爭乃止遂以巨源為終獻後

侍御史倪若水劾奏山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
丑冬至祀圓丘時陰陽人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
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后臺侍御

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祭園丘於南郊夏至祭方

極當畧度循半日南極當畧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
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
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甲之始
一年之內闢月常遇既非大會畧運未周唯總六甲
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太極元年正
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竟依紹議
月初將有事於南郊時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
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魯上
表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皇帝而郊畧大傳曰大
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名帝廟則祖宗之主
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諸望俱合於圓丘以
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三輔故事
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
又東觀漢記云光武於洛陽城南為圓壇天地位其
上皆南面西土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
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今之南郊正當禘
禮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請脩設皇地祇并從祀
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廢
禮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幸圓丘中書令張說為禮
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

罷三祖同配之禮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
唯月令及今九月農功畢大亨五帝於明堂貞觀及
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
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天寶五載詔曰皇王之
典聿脩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
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
大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丞嘗之獻既著於
恒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
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
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簡潔稱朕意焉寶

應元年禮儀使杜鴻漸禮官薛頴歸崇敬建議以神
堯皇帝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
天地以太祖景皇帝加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稷也
郊天地以太祖景皇帝昭告諸宗廟亦以景皇帝酌
獻制曰可諫議大夫黎幹奏議稱太祖景皇帝非受
命之君不合配天地發十詰十難以明之永泰二年
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
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
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
請以太宗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
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



定久未施行勅旨並依貞元元年詔郊祀之義本於
至誠之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
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
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
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黷於等威則京兆府司錄
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鄉
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禮典自今以
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凡
三年勅郊壇時祭燔柴瘞埋並依天寶十三年制自
今以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太尉行事
前一日於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板
乃赴清齋所廣德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廟大禮
祝文自今以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玉簡金字者其
一切停廢如乞臣請望編為恒式勅百官用竹簡其

郊天儀注具開元禮

大雩

周漢後漢北齊東晉隋大唐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春秋左氏傳曰龍

周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其壇名曰雩祭

為言遠也遠為百穀以祈膏雨

曰雩祭水旱壇於南郊之傍雩祭天地故從陽位

云雩祭水旱壇於南郊之傍雩祭天地故從陽位

四方故配以五人帝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轅

於南郊配以五人帝配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黑

帝命樂正習盛樂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篳簧

鐘磬祝敵而供作故舞皇舞折白羽為之形如帔也

曰盛樂也苞音包舞皇舞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

早曠之事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天子雩上帝諸侯山川卿

龍社稷之類也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曰早則君親之

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歟使人失職歟宮室

崇歟女謂盛與苞音行歟諺夫昌歟使童男童女各

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

秦呂不韋編為呂氏春秋漢戴聖

又取集成禮記徵其根本並同制若國大旱則司巫

師巫而舞雩注云雩早祭也天子於

舞雩雩呼嗟求雨之祭使女巫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

而問曰吾欲暴巫奚若曰天則不

謂建巳之月雩罷宿之體昏東方萬物始

盛待雨而天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公羊傳曰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皆善人君能感懼天災應

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

穀梁傳曰雩得雨

曰雩不得雨曰旱禮云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

雨則書旱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祀天地宗

廟董仲舒春秋春旱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

祠人祠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

東門外為四通壇方八尺植蒼繪八其神共工祭以
生魚八玄酒樽擇巫之潔清辨利者為祝祝齋三
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
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脯醢再拜請雨幸
大澍即奉牲禱復再拜起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
八丈居中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嚮相去
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齋夫齋三
日青服而立里社通間外溝取五蝦蟆置社中池方
八尺深一尺具酒脯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假
猪皆燔之於四方通神宇令人闔邑里南門置水其
外開邑里北門具老陂猪一置之里北門外市中亦
置陂猪一聞鼓皆屍猪尾取人骨理之開山泉積
薪燔之通橋道之壅塞得雨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
也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
累釜於壇杵曰于術七日為四通壇於邑南門外植
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鷄七玄酒具清酒樽
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大
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皆
南嚮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
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鑿社通間外溝取
五蝦蟆置社中地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拜
祝如初取三歲雄鷄殺猪燔之四方通神宇開陰閉



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一徙市
於邑南門外五日禁男子無入市家人祠中雷無舉
土功聚巫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植黃繪五其神后
稷祭之母鮪五母音模禮謂之淳母鮪音移周禮曰
飩食玄酒具清酒樽令各為祝齋三日黃衣餘皆
如春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小龍四各
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嚮相去五丈夫五人齋
三日黃服而舞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而立通社中於
閭水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如前秋暴兵庭巫
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壇於邑
西門外方九尺植白繪九其神少昊祭之桐木魚九
玄酒具清酒樽脯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
一長九丈居中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四方皆西
向相去九尺綴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舞之司馬
亦齋三日白衣而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明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各
為四通壇於邑北門外方六尺植黑繪六其神玄冥
祭以黑狗子大玄酒具清酒樽脯祝齋三日衣祝如
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小龍五各長
三丈於北方皆北向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
黑衣而舞亦齋三日黑衣而立蝦蟆池皆如春四
時皆以水日為龍必取潔土令吏人夫婦皆偶處雉

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者以龍見輒有
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為之
武帝元封

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五年六月始命

諸宮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

于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

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

於朝退自責也此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羣國

聖人厭勝之術

上雨澤若少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

求雨春秋繁露曰大旱雩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

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故其義也雖

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

尊也以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

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

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閉諸陽衣旱興土龍山海經

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東土隅中有山名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

考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龍應之狀乃得大

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

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

變如故事及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

五月祈雨于社稷山川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

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阮謏云壇在已地

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壇
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

南舊跡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
猶在焉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旱日淺則
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
雩帝耳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
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
得便告饑饉之請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玄服持羽翳
甚為歌哭之請

而歌雲漢之詩章時傳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

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

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數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
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
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
者取其脩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齊

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時祠部郎

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

壇矣今武帝遇密未終月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

蓋是吁嗟之義既非懼樂此不涉梁武帝天監元年

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帝以為雨既類陰

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

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

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時停用

柴燎從坎瘞典時議曹郎朱異議曰按周宣雲漢之

若以五帝必柴則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

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

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合男女天子降法服七

郵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

乃禘羣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

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祈所有事者大

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雨及五人帝各依其

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

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

地為壇舞僮六十四人皆衣玄服為八列各執羽翳

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而祈澍則報以大牢皆

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也若郡縣邑旱請雩則五事同時並

行五事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議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

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

澤常與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

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

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墀配饗歌舞皆

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其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

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

月早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

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牲牢比齊以孟夏龍見而

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為圓壇廣四十五

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墼外營相去深淺并燎

壇一如南郊後主時錄尚書總知內外兵及機密高

師立曰此是龍見當問師立云龍見何處作何顏色

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其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

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

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

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

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

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日析岳鎮海瀆

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析社稷及古來百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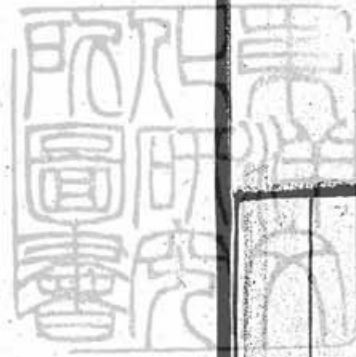
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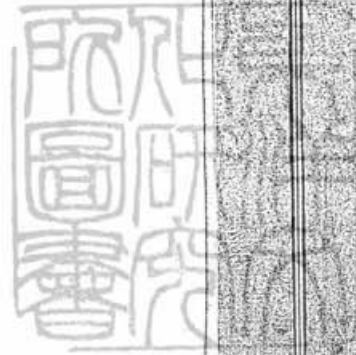


祠者又七日乃脩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
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
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
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家人造
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
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杜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
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大唐武德初定令
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園丘景皇帝配牲用蒼
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
觀雩祀於南郊顯慶時行雩禮於園丘開元十一年
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

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
祭而告之又祈杜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
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
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土龍雨足則報
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
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
禱並備本儀起若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
禱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園丘按鄭玄注月令云雩於
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園丘享天位也然
雩祀五帝既久亦謂三禮
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三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